

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的影响

编者的话

黄 平

(《欧洲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对于欧洲/欧盟来说无疑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乌克兰想进一步摆脱俄罗斯并加入欧盟,这个计划由来已久,但因为克里米亚归属问题而引发如此严重的危机,是许多人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的。难道这又会再现欧洲 100 年前曾经发生的小地方引发大问题的历史故事吗? 冷战结束后,整个欧洲沉浸在和平的气氛中,虽然与俄罗斯的关系仍很复杂,但是多数人并没有预料到在冷战结束不到 25 年的时间里,欧亚大陆会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在乌克兰危机之前,人们的主要目光,要么聚焦在中东,要么集中在亚太。“9·11 事件”以来,中东乱局不断,冲突此起彼伏。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之春”,不但没有平息原有的矛盾反而火上浇油,引发了当地派系之间、部族之间、国家之间更多的冲突。随着所谓的美国“重返”(或“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亚太地区过去几十年来基本维持的安全秩序和发展格局被搅乱,美国、中国和日本等国在该地区如何博弈,已经成为世人担心的议题。在这种背景下,似乎突然之间蹦出了个“克里米亚何去何从”的问题,并引发了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美欧与俄罗斯之间日益紧张的态势。不仅欧洲一体化进程,连欧洲本身的和平也似乎一下子成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又迎来了新的欧洲理事会、新的欧盟委员会和新的欧洲议会。新任的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议长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上任伊始,他们怎么面对这个局面,如何互相协调,无疑是一个新的考验。何况,欧洲的经济还没有走出本轮危机以来的阴影,一些欧洲国家的就业和移民的压力还如此之重。面对乌克兰危机,欧洲与美国如何呼应,它们怎样共同(或有区别地)对待俄罗斯?欧洲怎样在世界政治的版图中找到/找准自己的位置,欧亚大陆如何在世界多级化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积极而不是消极的作用?以上种种,都是欧洲和从事欧洲研究的学者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本期所刊发的一组笔谈,主要根据《欧洲研究》编辑部最近召开的一次专家圆桌上学者们的发言整理而成。虽然经过作者的审核和修改,但由于篇幅原因,只收录了他们的部分真知灼见(不代表编辑部的观点)。这组笔谈只是一个关于乌克兰危机及其对欧洲影响的探讨的一个小窗口,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来利用这个窗口参加讨论。

乌克兰危机长期延续的原因和影响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乌克兰危机是新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国际事件之一,不仅影响着欧亚政治格局的重塑,而且牵动了全球秩序的重构。从长远的影响来说,由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对世界事务中关键性问题的重新认知,比如文明冲突、地缘政治、国内与国外事务中的合法性、区域进程与大国关系、平时期的军事联盟、大国间的缓冲地区乃至国际权力转移进程的长期态势等,足以搅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国际变迁与纷争。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是究竟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欧洲与国际秩序。

冷战结束以来,大概仅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9·11事件”等这样的重大事件,堪与乌克兰冲突相比。就这些事件而言,其主要的当事者是超级大国——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和个别伊斯兰国家。乌克兰危机则不同,从形式上看,这是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一场恶斗。但是,究其实质,这是俄罗斯与几乎所有西方对手,包括欧、美、日等国之间的一场重大较量。显然,在地处欧陆文明结合部地区的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之间发生的这样一场重大冲突,要比与远在重洋的安全岛——美国本土,或某一个伊斯兰国家的较量,无论就事态的复杂程度,还是参与国家的数目,包括所激起

的连锁反应而言,其影响都要深刻得多。这是欧陆地缘政治与海洋地缘政治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不仅是美国,还有欧洲当然包括俄罗斯在内,其今后的战略定位,正在受到这场危机的深刻影响。而且,乌克兰危机正在对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明显的辐射。说乌克兰危机是一场事关全局的重大国际冲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为过。

乌克兰危机在国际史上具有的特殊地位在于,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的这一阶段,事实上是全球国际关系进入后冷战时期的“第二个阶段”。

如果说,在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第一阶段”,即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取得了引领世界事务的主导地位,那么,“第二个阶段”的最主要标志,乃是以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为代表的西方领导地位在这二十多年中出现了实质性的动摇。这一变化的标志包括:第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与发达国家开始大体相当,国际经济决策机制正在由G7或者G8向G20的方向转移;第二,自2013年来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冲突问题,诸如伊朗核危机、叙利亚冲突、斯诺登事件乃至乌克兰危机本身,已不再是只有美国领衔之下的西方决策所能主导解决的。相反,俄罗斯、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参与合作,在这些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中俄关系的进一步接近以及中美关系凸显其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表明中国的权重正在显著加大。中国虽与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地相距遥远,但是各方对于中国的期盼,以及中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在这场危机中已经凸显。

换言之,乌克兰事件,乃是伴随着整个国际权力转移的关键时段,在关键的国际角色之间发生的一场关键性的危机。因此,这场危机的了结远非易事。

如果说上述诸种俱是表象,那么在表象的背后乃是一个矛盾纷呈的世界:其一,由技术演进所激发的经济发展和物资丰裕,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所越来越迫切的对财富份额的需求;其二,由各国精英构筑的国际国内资源分配体制,越来越无法遏制贫富差距日益增长的趋势;其三,被表征为社会进步标志的各国、各地区民主化进程成效未彰,却诱发出或酝酿着一波又一波的社会动荡;其四,整个世界在对多元文明价值加以弘扬的同时,却又无法在各种文明和价值标准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和认同,以维持多元和普适之间的平衡。乌克兰事件乃是上述多重背离的一个缩微景观而已。

乌克兰危机不仅是这样一个复杂局势的表征,而且是国际形势演变关键性时段所留下的突出症状。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二十多年后,乌克兰危机似乎才刚刚惊醒了已然销声匿迹多年的旧日梦魇。其中包含了这样一种历史对比:冷战的终结为何没有像以前任何一次国际变局,如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1918 年的凡尔赛体制以及 1945 年的雅尔塔格局那样在国际变动之后,具有一个能统摄全局的国际条约,并以此确定普遍适用的规则,包括确认每一个当事方的国际地位和拥有的空间。乌克兰危机好像突然让人们想起,在 25 年前柏林墙倒塌之时,本应当有这样一份各当事国之间的国际条约来确保国际权力的划分与转移。然而,历史似乎是开了一个玩笑,它没有留下这样一份遗产,以利于调解和规范当今世界的诸多争议。亡羊补牢,虽未晚也,但是,这毕竟不是历史的一个简单的“疏忽”所能名状。

25 年前柏林墙倒、冷战终结之时,究竟是在当时居于上风的美国以及欧洲主要大国“忽略”了对于这样一场历史性变动做出法律的确认和规范,还是“故意”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特别是利用当时苏联领导人的“软弱”,以期为西方势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留下余地呢?对于这段历史公案的审视和争论,恐怕眼下还只是刚刚拉开序幕。

在冷战事实上是以西方得手而告终的背景之下,奥巴马公开的宣示是“冷战无输者”。但是这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西方特别是美国自视为“胜利者”这一时常会情不自禁溢于言表的内心评价。事实上,2001-2002 年,美俄之间因反恐而刚刚出现合作机遇,特别是当俄罗斯主动示好、主动让开中亚战略要地,帮助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势力之时,美国反而以单边退出美俄“反导协议”的谈判来作为回报。这一重要姿态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政治语言是:作为冷战的输者,俄罗斯没有资格平起平坐地与“胜利者”美国一起来讨论一个唯有美国才具有明显优势的战略防御武器的削减问题。12 年之后,在 2014 年 10 月的瓦尔代会议上,普京果然明确表示,美国对美俄关系的损害,就是从 2002 年单方面撤出“反导协议”开始的。^①连美国驻苏联的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都公开批评道:正是美国的傲慢,才引起了俄罗斯的反弹。^②

在乌克兰危机中,西方媒体舆论貌似强大,特别是在某些时刻,比如在马航 MH17 机毁人亡之后,似乎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仔细看来,上述过程揭示出俄罗斯远非没

^① 普京在 2014 年 10 月的瓦尔代论坛上的发言。

^② 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 2014 年 3 月 14 日《华盛顿邮报》网站的观点版上,发表了“冷战后美国对待俄罗斯犹如战败者”的长文。参见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who-is-the-bully-the-united-states-has-treated-russia-like-a-loser-since-the-cold-war/2014/03/14>, 2014 年 11 月 24 日访问。

有其道义和理论依据。这也是乌克兰危机将会没完没了延续下去的一个思想、理论乃至人性深处的深层背景。

如果说,上述各个方面的持续发展,加上冷战终结时的那种“奇怪过程”将会牵引出整个冷战后国际社会的“第二阶段”,那么当务之急的问题就是今天国际转型进程中的种种失衡,包括各大国力量之间、各区域进程之间、扩张欲望与实际控制能力之间的失衡,以及向外部扩展和这些国家和文明单元内部稳定治理之间的失衡,等等。乌克兰危机成为当下国际关系失衡,特别是传统的东西方之间的力量与结构失衡、观念与现实错位与失衡的一个突出例证。

当今所谓的均衡政治,远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要求,仅仅旨在追求形式上的权力和权力之间的旗鼓相当与互相牵制,也并不是如经常所见,打着“均衡”的旗号,实际上旨在谋求高出对手一头的实际优势。在笔者看来,追求态势、结构和力量格局的均衡这一条原则,包含了很深刻的道义要求和理想精神。这里暗含着人类发展必须非常注重各个方面的均衡,不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权力与权力之间,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心灵与物质世界之间的诸项平衡的道理。就像基辛格在总结梅特涅的“均势政治”思想的时候所强调的:“均势政治”所具有的道义底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① 遗憾的是,这一条常常容易被正在热切投入各类竞争之中的人们所忘却。无疑,这也将是乌克兰危机能否走出泥潭的关键。

看来,均衡之难以获取,将会是乌克兰危机短期间歇而长期反复的重要原因。

首先,乌克兰危机使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不同文明之间的重大冲突,而且是发生在同一文明中的兄弟之间的血腥仇杀。乌克兰危机有一个非常漫长的准备过程。历史地看,传统俄国历史叙事所强调的是作为东斯拉夫民族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亲如家人。但是,长时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后西方史学界提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并不存在人们所强调的那种“东斯拉夫”的人种和文明的认同。文明问题,为何经常会是一个比经济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更为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它所指向的是“你是谁”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你是如何维持生存的问题”。前者,显然是一个比后者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从民族国家的理论来看,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所触动的乃是二战之后政治边界不可变更的重大敏感问题。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联合国宪章》所主张的不光是领土主权的完整和不可侵犯,而且包括民族自决原则。科索沃的先例提供了一个使西方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第65-67页。

颇感两难的处境。可谓是“既生瑜,何生亮”。在2014年10月的瓦尔代论坛上,面对《金融时报》记者提出的“您是否认为乌克兰是一个现实的统一国家”的尖锐问题时,普京的回答耐人寻味。他说:“乌克兰当然是一个现实的统一国家,但是这个统一国家的领土形成的历史是长期和复杂的。”^①克里米亚问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再有转变,这就意味着欧洲民族国家的不同立场就难有调和之时。

从一个较长时段来看,地缘政治角逐无有宁日,更是一个直接影响乌克兰危机走势的重大问题。有人认为,乌克兰危机远非俄罗斯与欧洲相互争夺乌克兰的问题,实际上,期间所有重大的问题,唯有美国与俄罗斯才是最终意见的决定者。甚而有人认为,从后果来看,唯有通过乌克兰,才能真正分化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使美国在欧洲有长远的立足之地。即使撇开此事,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复杂博弈,也会相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值得关注的是,一直在美国、俄罗斯与欧洲这三者关系中起重要调节作用的欧洲,在危机之后其立场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德国不再是俄罗斯在欧洲的最密切的伙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欧洲一片喊“打”,又与乌克兰右翼势力打成一片,施压俄罗斯。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东部地区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即使在能源与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俄罗斯遭受再大的压力,也不会向对手屈服。与此同时,欧洲内部素来利益与意见分殊,包括中部和东欧地区,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甚至波兰等国,近来出现的对俄立场接近或疏远以及内部的争议,足以说明欧洲内部,即使是反俄情绪浓重的东欧,远非铁板一块。

上述所言,出路何在呢?从深层次说,乌克兰危机乃是文明冲突与地缘政治这两者之间的复杂交织。一方面,历史与文明存在的“因然之道”为地缘政治博弈的“自然之法”提供着事实依据和精神养料;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的空间支配原则实实在在为历史文明的延续提供了竞争的基础。乌克兰危机表明,任何国际争端中被引以为据的国内、国际合法性的“当然之则”,实际上都离不开上述的历史文明的“因然之道”和地缘政治的“自然之法”这两条原则的相伴相生、相辅相成。因此,只有从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立场出发,即强调历史文明原则的“因然之道”、主张地缘政治博弈的“自然之法”以及国际国内合法性的“当然之则”这三者之间的互相关联、互相依存,才有可能为解决犹如乌克兰危机一类的长期冲突和危机提供依据和做出铺垫。

^① 普京在2014年10月的瓦尔代论坛上答记者问。

地缘政治与币缘政治的交织

——解读乌克兰危机的双重视角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国家是“空间生物”，所以人们已习惯于分析国际关系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在全球经济高度金融化的今天，国家利益形态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金融化趋向，金融与货币体系的运行与变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①因此，在研判乌克兰危机这样的国际政治重大事件时，有必要把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的分析框架结合起来，以得出更符合时代特征的结论。

(一) 乌克兰事件的复杂背景

乌克兰危机无疑是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观察，乌克兰对欧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连接俄罗斯的主要能源通道。同时，乌克兰也是俄罗斯连接欧洲的重要纽带。保持对乌克兰的影响力，是俄罗斯作为欧洲大国乃至世界性大国的重要保障。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指出：“乌克兰是欧亚棋盘上一个新的重要地带。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有助于改变俄罗斯，因此它是个地缘支轴国家。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少了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帝国地位，但所建立的将基本是个亚洲帝国。”^②这段写自苏联解体后不久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家眼中的战略地位。

为了彻底消除俄罗斯挑战西方的能力，在冷战后已经控制了波罗的海地区的西方国家，希望通过控制乌克兰，完成对俄罗斯的封堵，使俄罗斯失去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在这个目标上，美欧存在着一定的默契。为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和欧洲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乌克兰培植亲西方的政治势力，积极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甚至拉

^① 王湘穗：“币缘：金融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3期，第1页。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西方国家的乌克兰战略,忽略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不仅严重损害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传统利益,也危及俄罗斯的全球大国地位。这必然激发俄罗斯的战略反制。普京看得很清楚,俄罗斯要保持欧亚国家的地位,必须巩固它在乌克兰的地位。争取让乌克兰“东靠”,成为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俄罗斯保持世界性大国的战略支柱。

正是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争夺,导致了乌克兰历届政府在战略或策略选择上无可奈何的“东摇西摆”。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乌克兰内部亲西方与亲俄力量之间较量的结果。西欧大国希望通过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而受到挤压的俄罗斯退无可退,只能进行反击。美国出于全球霸权的考虑,希望利用各种机会对仍在挑战其霸权的俄罗斯予以打击,争取将这个曾经对手彻底击垮。可以说,乌克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与欧美国家博弈历史的继续,也是冷战之后世界主要国家争夺世界主导权斗争的延续。

比大国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更复杂的是,发生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乌克兰危机,还体现了美欧两大货币体系之间的相互博弈。自20世纪末起,欧洲推出欧洲联盟和欧元区,开始摆脱美元体系的控制,逐渐成为世界金融格局中的重要一极。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陷入低迷,而欧洲一体化仍在推进,尤其是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不断成长的欧元区,对美元霸权体系构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从目前全球经济体系整体运行的情况看,美欧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基本面的好坏,决定了谁能够从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更多的金融利益,也决定了由谁来承担全球危机恶化的代价。自2013年年底以来,欧洲经济基本面向好,大量国际资本从美国流向欧洲。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地区爆发危机,继而导致了乌东部地区的严重战乱,对欧洲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冲击。在乌克兰危机发展的几个关键性节点上,欧洲和俄罗斯都希望控制危机,而美国的议员甚至官员却亲临乌克兰街头激化矛盾。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恶化,厌恶风险的资本从欧洲回流美国,欧洲经济陷入危机,而美国的经济基本面却大为改善。尽管目前我们尚不能证明,乌克兰危机起因与恶化是有意设计的结果,但其中的确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如果我们从货币体系之间博弈的视角来观察全球格局的重大变化,对乌克兰危机的复杂背景就能看得更加清楚。目前,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出现三大经济圈:一个是内部贸易超过70%的欧元圈;另一个是美国主导的北美经济圈;第三个是主要由中国和东盟国家组成的东亚经济圈。这种三分天下的经济版图符合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却挑

战了美国的全球霸权。美国除了推出“重返亚太”的战略、试图遏制东亚经济圈的发展外,也在利用各种机会打压欧元区的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圈来说,欧元圈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自主的军事力量,欧元圈的安全要靠美国控制的北约组织予以保障。因此,一旦发生国际政治争端,特别是在欧元圈周边发生动荡,就会对欧洲的经济基本面造成严重冲击。在欧洲国家中具有强大和独立军事力量的只有俄罗斯,如果俄罗斯与欧元圈进行整合,就会使欧洲成为世界上难以撼动的重要一极。正因为如此,美国极力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制造矛盾,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正好加剧了双方冲突,阻断了俄欧互补关系的形成。

综合起来分析,乌克兰危机具有深远而复杂的背景,既涉及历史上的恩怨,又有对未来欧洲乃至全球秩序的考虑,是世界格局重构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对此,我们应该有全面的观察和思考。

(二) 乌克兰可能成为欧洲的持久“溃疡面”

乌克兰危机的成因十分复杂,如何发展也同样扑朔迷离,这是因为乌克兰危机尚无终止的迹象,其最终结果取决于美、俄、欧等相关大国、国家集团与乌克兰之间力量和意愿的复杂博弈。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危机尘埃落定之前,乌克兰将成为欧洲地区不断发作的“溃疡面”。

这是因为乌克兰事件涉及世界主要大国的重大利益,难以速决。俄罗斯在乌克兰拥有地缘优势,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力量难以在乌克兰包括黑海地区与俄罗斯直接对抗,要通过乌克兰军队进行代理人式的战争,亦难以奏效。因此,西方无法用军事手段迅速解决乌克兰危机。特别是乌克兰和欧盟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不可能彻底与俄罗斯闹翻。然而,俄罗斯在经济和贸易上依赖欧洲,在国际贸易中受到美元和欧元体系的制约。目前西方国家采取的制裁行动已经导致俄罗斯资本外流、卢布汇率下降和石油收入锐减。从币缘角度看,俄罗斯处于弱势地位,而美国和欧洲则处于强势。综合判断,各方有所长,亦有所短。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解决乌克兰问题,这就决定了在解决乌克兰问题上需要兼顾多方利益,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复杂博弈的过程。

在乌克兰局势的演变过程中,各方都有所误判与失误,这也导致了危机的长期化趋势。西方国家推动乌克兰街头运动挑起事端,但在乌克兰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定得过高,对俄罗斯反制的决心和行动估计不足,导致了目前“骑虎难下”的态势。普京借机“收回”克里米亚,解决了俄罗斯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却引发了西方的激烈反弹和全面制裁,使俄罗斯经济形势严重恶化。这反映出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的大国博弈

中存在过于看重地缘优势而忽略了自身在币缘领域内处于劣势的问题。

目前,西方国家仍然对把乌克兰拉入自己阵营的目标抱有期待,却又无力强迫俄罗斯吞下苦果,只能继续推波助澜、加大制裁,希望通过对俄罗斯施压达到目的。希望尽早结束危机的俄罗斯,也没有力量独自解决乌克兰问题。遭受挫折的欧盟国家不希望危机扩散进而冲击欧洲的经济与安全,却又无法摆脱美国的控制。通过议会选举,乌克兰国内的主流政治派别坚定了亲西方的立场,而西方却无法给予乌克兰所需的实质性支持,只能夹在几大国际势力之间。

多重因素的制约,决定了乌克兰危机将保持可控的紧张局面,从而成为影响欧洲的持久的“溃疡面”。

(三) 危机正在改变全球格局

乌克兰危机源于全球危机的深化,它的爆发和演进正在改变世界力量的格局。

首先,乌克兰危机延缓了欧洲发展的势头。欧洲原本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最安全的地区之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把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发展阶段的欧洲地区又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拖回了传统的领土主权争端之中。这对欧洲走出危机、推进下一步整合都带来了负面影响。特别是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已经初步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联系,政治关系也较为融洽。但乌克兰事件破坏了欧俄合作的基础,并使已被边缘化的北约重新回到欧洲舞台的中心,让美国获得了左右欧洲政治、经济的重要杠杆。面对乌克兰的长久乱局,欧洲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应对新的安全挑战,这将给欧洲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安全局势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

其次,乌克兰事件进一步推动了中俄合作。中俄之间的合作,虽然并不因乌克兰事件而起,但乌克兰危机确实推动了中俄合作的深化。它将俄罗斯进一步推向东方,使欧亚大陆的重心进一步倒向亚洲,这一趋势对遏制全球霸权、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具有重大意义。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俄罗斯曾经是“左顾右盼的双头鹰”。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为改变不利的战略态势,与中国开展更加深入的战略合作。两国之间从资源领域的合作,进入大型飞机、核反应堆等高科技领域,达成了高速铁路等新型产业合作的意向,还积极推进货币领域的合作。中俄间的合作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最缺的是资源,而俄罗斯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需要稳定的市场,双方在能源领域可以形成相互保障的“背靠背”关系——俄罗斯为中国的能源供应提供长期的保障,中国为俄罗斯的能源提供稳定的市场,这为各自的长期发展奠定了战略基础。中俄合作从资源起步,正沿着产业链、价值链逐步发展,如同欧

盟从煤钢联盟走向空中客车的产业合作,再发展为欧元区、欧盟的合作路径。中俄在持续合作的互动中,有可能形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再次,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将受到乌克兰问题的牵制。亚太地区是未来世界的经济中心,为此美国制定并积极推进“重返亚太”的战略。然而,美国挑起乌克兰事端打击俄罗斯,把俄罗斯推向了东方;美国还想通过乌克兰危机遏制欧元圈的发展,这必将导致欧洲与美国的矛盾加剧。在国力大不如前的今天,美国若与俄罗斯、中国和欧洲对抗,将犯下四处树敌的战略错误。

乌克兰危机的发展证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已进入不断爆发冲突与危机的瓦解期。美国在乌克兰事件中的表现说明,美国已经不再是独步一时的超级强权了,而只是世界上几个大的力量中心之一。可以预计,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将不会按照美国一家的愿望,而必然是多国协商、互有进退的结果。

乌克兰内战与大国博弈

邢广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一)乌克兰冲突的定性与爆发原因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乌克兰发生的是冲突危机,但笔者认为,目前乌克兰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内战状态。乌克兰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力量在东部地区发生了战争,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问题,而不仅仅是把它看作一个局部的冲突。乌克兰内战的爆发有诸多原因,其中内部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乌克兰在根本性问题上犯了颠覆性错误。首先,苏联解体本身就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而乌克兰是苏联解体的最后推手。乌克兰的政治精英对其独立缺乏充分的准备,以至二十多年来基本上都在做“无用功”。可以说,乌克兰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其经济数据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2012年,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GDP)仅相当于1990年的70%,^①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乌克兰的经济还未爬出苏联解体危机的

^① 数据来源于乌克兰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2014年2月4日,乌克兰国家统计局对1990-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了修订, <http://www.ukrstat.gov.ua/>, 2014年11月18日访问。

“大坑”,乌克兰民众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虽然,独联体多数国家都经历过外债高筑的阶段,但有的国家恢复得比较快,如俄罗斯目前的外汇储备已达到4000多亿美元,表明其已爬出苏联解体的经济泥潭。而乌克兰仍深陷其中,外债总额比较高,经济形势令人担忧。此外,人口统计数据也显示,苏联时期的乌克兰人口在1956-1991年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到1994年开始持续下降,这个趋势一直到目前仍未改变。^①相形之下,俄罗斯人口状况稍有好转,已呈现微升趋势。而且,乌克兰高层政治生态非常险恶,政客之间、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倾轧害苦了老百姓。从这个意义上说,乌克兰的内战是由其国内一系列综合性危机造成的,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其次,乌克兰爆发内战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乌克兰过于依赖外国,没有准确把握自己的战略地位。乌克兰实际上是夹在俄罗斯和欧盟两个“强者”之间,其地缘政治格局决定了乌克兰不应轻举妄动,一旦轻易作出选择就会犯颠覆性的战略错误。令人遗憾的是,乌克兰做了不应该做的选择。这是乌克兰之所以出现目前状况的重要原因。再从乌克兰基本国情的角度来分析,库奇马在当政的近10年中还比较明智,他是乌克兰唯一一位善始善终圆满完成两届任期的总统,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他能够顺利任职至期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较好地保持了国内外双平衡的政策,即对内保持各种政治力量的相对平衡,保持乌克兰东西部地区的大致平衡;对外保持与欧盟、俄罗斯的大致平衡关系并在俄欧之间进行摇摆以谋求最大的外交利益。这是他执政的指导思想和基本风格。正是这种大致平衡的策略,使得乌克兰既可以从俄罗斯得到好处,又能从欧洲等西方国家获利。而尤先科总统在任期间却打破了外交平衡,倒向了欧美,与俄罗斯关系比较紧张,但即便是十分亲西方的尤先科总统也没敢做出与欧盟签署联合国协定这样的大胆决策。亚努科维奇总统则被乌克兰和国际社会视为亲俄派,却做出了亲欧派都不敢做出的亲欧决策,试图和欧盟签订联合国协定,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了乌克兰的国内政治力量平衡关系和基本格局,破坏了乌克兰周边国际格局中的大致平衡状态,从而动摇了其执政根基。

第二个原因是国内民族问题。乌克兰东西部地区的民族分布极不平衡,这是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在乌克兰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22%,乌克兰族占70%以上。历史上,乌克兰分裂和内乱的根源之一就是民族问题,并且一直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矛盾的导火索。当前,在美欧和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局势的情况下,乌克兰出现了东西部

^① 上述数据综合了以下相关资料:http://traditio-ru.org/wiki/Население_Украины, http://ukrmap.org.ua/Statistika_nasel.htm, 2014年11月18日访问。

民族分裂的状况。长期以来,乌克兰东西部地区在宗教信仰、语言和传统习惯上的差异造成了民众间的隔阂,这些隔阂在上世纪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深。作为乌克兰的第二大民族,俄罗斯族人主要聚居在乌克兰东部重工业发达地区以及南部(如克里米亚半岛),特别是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俄罗斯族所占的人口比重高达67%。^①与此同时,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异很大,这使得乌克兰在国内必须实行平衡政策,失衡就会出现“分裂”的危险。

乌克兰国内各民族居住相对泾渭分明也给国家埋下了潜在的不确定因素,这对乌克兰而言是惨痛的教训。乌克兰的复杂现状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掺杂其中,从这个角度看,乌克兰事件确实非同一般,乌克兰政治精英们触碰了一些雷区。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分布不均匀的格局要求执政者必须谨慎从事,不能轻易做出有害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内外战略决策。但遗憾的是,亚努科维奇总统轻率地迈出了这一步,从而导致了乌克兰东西部地区之间、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关系又进一步导致乌克兰当局与乌克兰东部地区关系的紧张,由此逐步陷入内战状态。

(二) 大国博弈对乌克兰的影响

从欧盟方面看,乌克兰是其东扩的又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毋庸置疑,东扩是欧盟的一个重要战略,尽管最近几年欧盟东扩的步伐有所停顿,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改变了东扩战略。当然欧盟非常清楚乌克兰要达到自己所规定的标准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于是欧盟就采取了“分阶段”的方式来实施,先与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让“联系国”这种形式成为欧盟与乌克兰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和阶梯,通过联系国协定,欧盟可以逐步地帮助乌克兰,改造乌克兰,引导乌克兰走向西方,并最终接纳乌克兰。所以,可以认为,与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是欧盟促使乌克兰“去俄罗斯化”的重要步骤和环节,是乌克兰逐步远离俄罗斯影响的重要阶梯。欧盟的判断是,与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不会引发俄罗斯强烈的反击,欧盟政治精英凭借过去东扩的经验,认为俄罗斯经过短时间比较激烈的抗议和回应之后最终会接受这个现实。但这次欧盟判断失误,俄罗斯从一开始就做出了非常激烈的反应,但遗憾的是欧盟还认为这是俄罗斯在“虚张声势”。欧盟这一次踩了俄罗斯的“脚面”,触动了俄罗斯所设定的最后底线,致使俄罗斯不可容忍,做出了激烈反应。欧美国家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动作了战略误判。欧盟准备与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的做法破坏了欧盟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所保持的战略平衡。从2013年开始,俄罗斯为了

^① 张仕荣:“复杂的乌克兰局势及未来走势”,《学习时报》2014年3月10日第A2版。

阻止欧盟和乌克兰签订联系国协定,采取了很多方式,包括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来警告乌克兰不要“走向欧盟”。俄罗斯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迫使乌克兰暂时终止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俄罗斯在与欧盟的博弈中扳回一局,但乌克兰基辅街头却出现了抗议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浪潮,而且愈演愈烈。尽管俄罗斯迅速改变了对乌克兰的态度,实施紧急援助,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定,但仍未遏制乌克兰的抗议浪潮。亚努科维奇总统被迫于2014年2月21日与反对派签署折中协议:成立新政府,通过新宪法,提前举行总统大选。^①该协定是乌克兰政府当局与反对派之间达成的政治妥协,也是对立双方的政治平衡点;它同样也是欧盟与俄罗斯经过激烈博弈所达成的政治平衡点。在乌克兰政治危机日趋严重的状态下,该协定作为乌克兰国内外各种力量都能够接受的政治平衡点非常重要,因为一旦越过这个非常脆弱的平衡点,乌克兰就会陷入失控状态。但遗憾的是,美国在此前后高调介入,促使欧盟采取进一步行动,帮助基辅街头的反对派。美欧联手在基辅街头又一次成功导演了完整版的“颜色革命”,亚努科维奇总统和俄罗斯完全输掉了这次政治博弈。西方在挑动“颜色革命”上占尽优势,任凭俄罗斯怎么努力也赢不了,于是俄罗斯改变了游戏类型并提高了游戏危险程度,令西方很不适应。好比原来比赛打扑克,西方总赢,俄罗斯总输,俄罗斯就改打篮球。它用军事威慑和全民公决的方式使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使乌克兰危机进入新的阶段,并带来了连锁反应,乌克兰东南部地区也要求脱离乌克兰。内战始自东南部,表明俄罗斯已经做好了“撕裂”乌克兰的准备。危机中的大国博弈还表现在美国与欧盟等盟国一起制裁俄罗斯。一开始俄罗斯表现得比较淡定,但半年以后西方制裁的消极后果逐渐显现。最让俄罗斯担忧的是,国际石油价格急剧下跌,对俄罗斯的经济构成了实质性的打击,因其经济严重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尽管乌克兰出现内战,但国内各方也在寻找妥协的机会。比如,乌克兰总统提出给予乌克兰东南部地区以特殊的自治地位等方案,内战双方还达成了停火协议。从国际方面看,欧盟不愿意按照美国的方式来严格制裁俄罗斯,因为这会伤害原本就很虚弱的欧盟经济。但美国对欧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迫使欧盟各国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尽管西方国家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各有各的算盘,制裁力

^① 2014年2月21日,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签署折中协议:成立新政府,通过新宪法,提前举行总统大选(2014年12月)。此协定具有法律效力,担保人为德国、法国、波兰外长和俄罗斯总统代表弗拉基米尔·卢金。从这份协议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指望还有时间物色新人选;亚努科维奇总统指望以此缓解危机,再图连任;而西方则指望按照既定脚本达到更换政权的目的。

度软硬不一,但抨击俄罗斯的态度却很一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 G20 峰会上,普京总统受到西方国家首脑的围攻,提前离会。

乌克兰当局面对西方与俄罗斯大国的博弈也在采取有利于自己的参与方式。比如,乌克兰一方面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但也照顾到俄罗斯的利益诉求,推迟联系国协定中经济部分的实施期限;另一方面,也与俄罗斯方面进行谈判。而俄罗斯也不愿意将乌克兰“置于死地”,在最大限度地捍卫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与乌克兰签署了天然气协定。从长远看,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大国博弈还将持续下去。这种博弈实际上是东西方的一种对立,是俄罗斯和西方通过相互制裁而进行的斗争。但无论俄罗斯如何努力,都成不了赢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遭遇的种种事件都是苏联解体的后遗症,是俄罗斯利益在大国博弈中不断受损的过程。同样,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的制裁将对俄罗斯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在经济领域。而欧盟与俄罗斯的深度博弈和对立也会对欧盟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乌克兰内战对俄罗斯和欧盟来说都是悲剧,没有胜利者。相对来说,美国在这场围绕乌克兰危机而进行的大国博弈中获利最大。

(三) 乌克兰内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启示?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不能乱。国家一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就很难得到保障。乌克兰就是一个现实案例。乌克兰在欧洲也是一个大国,但目前有 40 万人流离失所。2014 年 4 月中旬至 8 月 27 日,至少有 2500 多人死亡,损失 23 亿美元。^① 即便战争暂时停止,国家重新建设,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因此,乌克兰国家治理的不成熟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在欧亚大陆上,类似乌克兰危机、科索沃危机和格鲁吉亚危机等事件还将重演,中国对此应做好战略准备。

欧洲是我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落脚点,乌克兰内战对此有何影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笔者认为,短期的消极影响肯定会有,但从长远来看,中国还是要着力解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乌克兰危机是由对外关系问题引发,因为乌克兰选择了向欧盟一边倒造成了国内的分裂。如果中国能构建一个更广阔的欧亚战略空间把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都纳入其中,则可以解除诸如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东西选择”的困境,这应是解决像乌克兰危机这样的问题的最佳方案。

^①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829/c1002-25568464.html>;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9/5142564.html>, 2014 年 11 月 18 日访问。

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

丁一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是多层次的。首先是危机使乌克兰与欧洲、俄罗斯的经济贸易往来中断;其次是俄罗斯的经济因美国与欧盟国家对俄实行经济制裁而受到严重影响;最后是乌克兰危机未有穷期,欧洲的政治与经济教条主义会使局面越来越僵化。

具体而言,乌克兰危机的演化及其对欧洲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 乌克兰经济瘫痪,直接拖累欧洲经济

乌克兰曾经是欧洲的粮仓,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重工业与军工工业也很发达。但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政局一直不稳定,先后经历过几次“颜色革命”。目前的街头政治动乱使乌克兰陷入混乱状态,社会结构被破坏,工业生产停滞,农业生产萧条。从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赶下台起,社会的混乱最终导致了内战,乌克兰经济全面瘫痪,债务违约,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和欧洲的经济。

乌克兰要渡过危机,需要外部世界提供额外的援助。欧盟虽然愿意提供一些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会提供相应的救助,但仍然无法保障乌克兰渡过危机。

(二) 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经济影响最大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利用全民公决“收回”了克里米亚半岛,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欧洲秩序,因而受到了美欧国家的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涉及贸易与金融两方面。近年来,俄罗斯从欧洲进口了许多日常生活品和先进设备,而制裁中断了这些产品的进口,将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美欧等国的投资也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制裁使美欧国家的企业放弃了投资,俄罗斯经济增长因此受到负面影响;此外,制裁导致俄罗斯本国的资本外逃,更加重了俄罗斯的财政困难。金融制裁的后果更为严重。俄罗斯虽然也有大量外汇储备,但目前使用美元或欧元与第三国进行贸易已受到很大影响。因为与俄罗斯交易的外国银行会被西方的银行支付体系追踪,最后也会受到制裁。

(三) 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经济复苏产生消极影响

欧洲国家是俄罗斯重要的经济伙伴,而欧盟国家参与制裁俄罗斯的行动,冻结了对俄的出口和投资,导致欧洲许多国家对俄出口大幅下滑,反过来也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德国对俄出口大幅下滑,给德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2014年,欧元区内的德、法、意这第一、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都陷入了困境,濒临衰退。

最近几年,欧元坚挺使欧洲进口能源价格相对便宜,对遏制通货膨胀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转向,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未来还可能提高指导利率,这会影响到美元汇率的走势,从而使欧元的汇率下跌。欧元汇率下跌后,对欧盟的出口有利,但对欧盟进口能源不利,从而有可能对通货膨胀产生不利影响。欧洲央行对通货膨胀非常敏感,如果通胀指数上升,欧洲央行再提高利率,将对欧洲的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在欧元区统一财政没有进展的情况下,银行联盟进展也较慢,如果欧洲经济不能快速找到增长之路,债务危机在未来仍然会继续发酵,从而影响欧盟的经济复苏。

(四) 欧洲的能源供给可能出现问题,使衰退的经济雪上加霜

冬天来临,俄罗斯作为欧洲最大的能源提供者,占有一定的谈判优势。俄罗斯会以能源供给为手段,向欧盟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与俄罗斯都在争夺欧盟能源市场。美国想加快页岩气出口审批程序,向欧洲出口天然气,以代替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美国也在与沙特阿拉伯合作,让沙特为国际石油市场提供更多的石油,把石油价格打压下来,从而遏制俄罗斯的财政能力。美俄的能源之争既会给欧洲提供一定的机会,也会给欧洲带来混乱的局面。

(五) 乌克兰危机加剧欧盟的“分裂”

德、法等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及合作很多,但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等问题上又不能让步,所以左右为难。但北欧国家(以瑞典为代表)及东欧国家(以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为代表)对俄罗斯的反应非常强烈,认为俄罗斯在回归前苏联的扩张主义,所以强烈要求欧盟与美国站在一起,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就欧盟的外交政策而言,法德引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国虽然不赞同继续对俄加强制裁,但只能屈从于欧盟其他国家的意愿。最近,乌克兰危机虽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美国人不可能“放松”,更不会让危机结束。20国集团中许多成员国都不愿继续制裁俄罗斯,但美国仍会坚持。欧盟在政治上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教条主义,支持“民主”的乌克兰,反对“专制”的俄罗斯,没有后退的可能。在经济上,俄欧之间的合作曾是欧洲经济复苏的基础,俄欧经济联系的中断会使欧盟经济失去重要的增长点。目前看来,欧盟在经济上

也陷入了某种教条主义,只强调紧缩和财政纪律,又不能实现财政与政治上进一步的一体化,这种趋势对投资、就业与增长不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欧洲的经济形势会进一步恶化。

(六)乌克兰危机后的欧洲形势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复杂

乌克兰曾是中国的农业和军工的合作伙伴,危机使中乌的合作陷入了困境。近年来,中俄关系一直处于良性互动中。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对华政策更加积极,因为无论从投资和贸易上,受到美欧经济制裁的俄罗斯都需要中国。中国2013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计划后,俄罗斯开始很怀疑,担心中国的发展战略会破坏俄罗斯的“欧亚联盟”计划。但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对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计划表示兴趣,并在积极研究俄罗斯的欧亚联盟计划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计划之间的接轨,这是在向中国让步。

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美欧的金融制裁使俄罗斯企业用美元或欧元与第三国交易受到影响,因此,中俄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的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大,特别是俄有可能接受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与此同时,欧洲对中国的需求也在增加,比如中国投资与增加对华出口。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对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很感兴趣,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甚至卢森堡都争着要“做大”人民币的离岸市场。最近,英国政府甚至决定用人民币发一笔国债,也就是说,英国正式把人民币当成它的外汇储备的一部分。这种发展趋势将促使欧元区进一步接受人民币。如果对欧盟的投资和贸易可以部分使用人民币,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上了一个大台阶。

迄今为止,乌克兰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只有中乌合作的中断,但不期而遇的正面影响却有不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会对中国有利。相反,欧洲与俄罗斯都是中国很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这些地区的经济下滑,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欧亚大陆的混乱对中国的损害极大。中国设计的“一路一带”计划,就是以欧亚大陆为基础,以欧洲大陆市场为终端的战略构想。如果处在这一计划中间的乌克兰危机不断,落实这一计划的可能性就要大打折扣;外部势力插手这一计划,甚至颠覆这一计划的可能性就会大增。我们不可窃喜,以为乌克兰危机带给了我们“意外之财”。我们应该更积极地介入乌克兰危机的调停,积极为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建设性意见,主动去调解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当事方,具有一定的中立优势。要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重新整合沿途许多国家的关系。中国虽有经济实力,但还需要相当成熟的外交手段,才能保证这一计划的

成功。调停乌克兰危机,可以成为我们重新整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各国的外交政策的试验场。

欧洲的安全模式为什么会失败?

阮宗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2014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也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在年初乌克兰危机出现之前,特别是自2013年以来,舆论界有人认为2014年东亚有可能复制一场战争,而且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必有一战。谁也没有想到乌克兰危机横空出世,把世人的目光又吸引到了欧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4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讲东亚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形势相比。他称,一战以前,德国和英国依存度非常高,但并没有阻止战争的爆发。^①言外之意就是,尽管今天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很高,恐怕也很难避免冲突的发生。他的这个讲话因不合时宜而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

事实上,战争与冲突并没有发生在东亚,而发生在欧洲。通常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长期以来宣扬这样一种观点,把所谓欧洲的安全模式描述成一个典范、一个楷模。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要搞双东扩,一个是北约的东扩,一个是欧盟的东扩;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输出稳定”。意思是,我东扩到哪里,哪里就稳定、哪里就是和平、哪里就是繁荣。但乌克兰危机恰恰说明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欧洲的这一安全模式已告失败。为什么?

第一,欧洲的这种联盟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北约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而终结,反而一路发展。他们认为,冷战结束是西方军事联盟的胜利,既然是胜利者,所以还要进一步强化北约的作用,以维护西方的安全。北约在冷战时期是有一个对手的;冷战结束以后,对手没有了,动力在哪里?就是要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北约,增加其合法性,不停地东扩就成为北约生存的合法性和动力。这反映了北约和西

^① “Abe’s Speech at Davos Draws Criticism”,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video/2014-01/24/c_133070406.htm; “Analysis: Fallout Lingerin from Abe’s World War I Reference”, January 25, 2014, The Asahi Shimbun, 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politics/AJ201401250056, last accessed on 4 November 2014.

方的傲慢。但问题是,在非北约国家和非联盟国家看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安全困境。你不停往东扩,得寸进尺,完全忽视了对俄罗斯的尊重和其敏感性的感知;这就暴露了欧洲安全的内在矛盾。在西方看来,它的东扩是为了输出稳定;但在俄罗斯看来,则是不断地受挤压,被欧洲排挤。俄罗斯本来是想千方百计地融入欧洲,而且把融入欧洲作为外交的主要方向,这是俄罗斯双头鹰政策的一个方面。当时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继而成为八国集团成员之后,有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出现缓和迹象。但我们看到,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做出的第一个重大政治决定,就是把俄罗斯开除了。俄罗斯曾提出了俄罗斯版的欧洲安全框架,试图与欧洲的安全概念进行对接,以此表示俄罗斯对于欧洲安全是有贡献的。但是,西方一直不在意俄罗斯对美国建立反导系统的关切。对于北约东扩,应该说俄罗斯是划了几条红线,但是都被一一冲破。由此可见,正是西方无节制地挤压俄罗斯,使之无路可退。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是必然的。俄罗斯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尽管乌克兰并非北约成员,但随着其进一步向西方倾斜,很可能加入北约,而且西方也不加掩饰地说要把乌克兰囊括进来。因此,正是西方的这种扩张政策导致了乌克兰危机。西方对于乌克兰危机的反应,就是进一步孤立俄罗斯、拉拢乌克兰。这说明西方从根本上来讲并没有改弦更张,相反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对西方推行遏制政策的担心。

第二,冷战后,冲突和矛盾最多的地方实际上是在欧洲。亚洲地区一些国家关系一度也很紧张,但是,“吵归吵、说归说”,并没有“动刀动枪”,东亚地区三十多年来并没有发生战争。与此同时,欧洲却战火频频,这说明欧洲本身的安全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人们忽视了这一点。欧洲过去四处宣扬其安全模式取得了“成功”,还要推行到东亚地区。在研究东亚安全的时候,舆论和学术界往往有这样一种说法:东亚地区缺乏一个类似欧洲一样的涵盖整个区域的安全框架,因此有很多安全上的漏洞和短板。然而,事实是,欧洲在冷战结束以来爆发了不少战争,而东亚地区虽然紧张,却没有出现任何热战。所以,欧洲国家在大谈其“输出稳定”时,只需滤去泡沫,就能看到其安全问题存在隐患。欧盟同样如此。它不停地扩大,同样声称欧盟扩大就是“输出稳定”、带来繁荣。同时,欧洲也在推广其经济一体化模式。在东亚地区,包括在东南亚国家,有人把欧洲模式看成“高大上”模板来学习。但近年来,欧洲一体化的光环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进一步黯淡。2014年9月初,笔者到东南亚访问,走了几个国家后发现,东南亚一些官员和学者的口气有了变化,他们认为还是走自己的路更靠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乌克兰冲突让欧洲模式黯然失色。乌克兰危机说明欧洲安全模式

有漏洞;主权债务危机则暴露了欧洲经济模式有隐忧。长期以来,欧洲模式是欧洲引以为豪的软实力,但如今无论是从安全上还是从经济上看,两场危机都为欧洲留下深深的伤痕。

第三,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目的是推动俄罗斯的政权更迭。西方一拨又一拨地打击和制裁,主要集中于普京的心腹和侧近人士,针对一些关键的能源和金融机构。西方把矛头对准普京,就是在说“都是普京惹的祸”,对普京进行精确打击,也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普京,以削弱普京的权威。此举在于造成俄罗斯内部的不满,挑动内部生乱。但是,事与愿违,在西方的轮番围攻之下,普京支持率不减反增,而且居高不下,超过80%,让普京获得前所未有的支持。^①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一直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遏制,这才是导致欧洲安全问题的根源。当前有乌克兰危机,以后也不排除出现其他危机的可能。有人会问:今天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会不会爆发一场“新冷战”?从一定意义上讲,冷战这个铁幕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东移了,如果说以前是在东欧地区,现在则移到俄罗斯的家门口。

第四,乌克兰危机恰恰是美国所谓“重返亚洲”、“转向”亚洲而顾此失彼的另类注脚。五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伊始,就高调宣布要“转向”亚洲,言外之意就是欧洲的安全问题已经搞定了,你们放心吧,欧洲将万事大吉,我现在要移师亚洲了。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让欧洲人伤心不已,他们私下责备美国误判形势,向欧洲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说“欧洲安然无恙、西线无战事”。而乌克兰危机的恶化,又让美国不得不“重返”欧洲,并且不得不采取更加强硬的对俄政策,以弥补过去一段时间来对欧洲安全的忽视。而美国这种对俄罗斯示强的表现,又给欧洲增加了不恰当的压力。对不少欧洲国家来讲,它们对俄罗斯的政策与美国相比是有“温差”的。从地缘政治上讲,美国隔那么远,而且跟俄罗斯没有紧密的经贸关系;欧洲可不一样。欧洲的能源对俄罗斯的依赖较大,比如德国三分之一天然气还指望俄罗斯供给,马上冬季又要来临,能源问题会更加突出。假如与俄罗斯完全“撕破脸”,那么这个冬天会“更寒冷”。可见,美国想对俄罗斯采取一系列强压举措,以此表示对欧洲盟友的“安抚”,但一旦过头,也会让欧洲不满。如果欧洲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亦步亦趋,反过来会让俄罗斯采取强硬的报复措施,而较少顾忌到欧洲的利益。这将把欧洲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另一方面,美国还要对亚洲盟友进行安抚,特别是需要在亚洲地区采取一些“示

^① 在俄罗斯,普京的支持率达到80%,过半人相信国家正在发展, <http://news.qq.com/a/20140327/006061.htm>, 2014年11月4日访问。

强”的举措,避免乌克兰危机在亚洲重演,以便让亚洲盟友放心。美国多次表示,尽管要应对乌克兰危机,但不会从亚洲抽身,不仅如此,还要继续加大投入,不会停止“再平衡”的步伐。于是美国有意要在亚太地区采取一些强硬措施。其高官不惜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做文章,声称如果钓鱼岛受到威胁,美国要采取军事手段进行反击等。总之,美国试图东西兼顾,但往往是顾此失彼。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其盟友都对美国的承诺心生疑虑。可以说,乌克兰危机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了新的诠释。

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秩序的影响

吴志成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让·莫内讲席教授)

乌克兰危机的不断加剧不仅进一步激化了俄乌之间的既有矛盾,牵动着国际社会尤其是整个欧洲大陆的紧张神经,美欧与俄罗斯的博弈较量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尽管2014年10月16日至17日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第十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欧洲大国领导人积极磋商,寻求危机解决方案,俄乌两国也就天然气供应问题达成初步协议,但在当前形势下依然很难明确判断危机发展的前景。对此,有人认为,这是欧洲大陆继冷战后出现的最严重的危机,可能导致新“冷战”的爆发;也有人断言,此次危机将使东西方世界面临新的战略定位和格局调整。就乌克兰危机本身的复杂性来看,其发展走向与最终结局在短时期内确实还不明朗,但它对欧洲秩序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可以说,在目前情势下,俄乌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并未消除,俄美、俄欧关系也将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冷淡,但是欧洲地区不会重蹈冷战覆辙。那么,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秩序究竟有何影响?

(一) 动摇欧洲地区安全构架

乌克兰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部与俄罗斯接壤,西部紧邻欧盟国家,是欧盟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交叉点。乌克兰陷入危机,既事关欧盟的切身利益,也是对欧洲安全直接而严峻的考验。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和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被称作缔造欧洲安全的两个基础性条约。前者以不使用武力、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为前提,缓解了历史上紧张的东西方关系。后者以乌克兰承诺全部拆除核武库为前提保障了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是,当克里米亚宣布脱乌入俄、俄罗斯强力

介入乌克兰危机后,乌克兰尤其是其东部地区面临被分裂肢解的巨大风险,这些协议也由此变成一纸空文,从而严重动摇了欧洲安全的构架和基础。

冷战结束后,美欧通过北约和欧盟东扩已经将势力范围推进到俄罗斯的“战略前院”,直接威胁到俄战略核心利益。乌克兰危机不仅体现了俄罗斯对美欧战略威逼的强力反击,而且俄罗斯通过遏制乌克兰的亲西方计划,阻止乌克兰向欧盟和北约靠拢,这无疑是对欧洲一体化的沉重打击,不利于欧盟的扩大和发展。从长远看,俄罗斯试图重新恢复前苏联超级大国的昔日辉煌,夺回被欧盟和北约挤压的战略空间,这必然要拉拢一些前苏联集团的东欧国家。那些试图与西方亲近的国家则会受到来自俄罗斯的“打压”。如今,摩尔多瓦已出现向俄罗斯靠拢的倾向,格鲁吉亚的分裂地区也被俄罗斯掌握,俄还可能影响波罗的海的北约成员国,这些国家的俄罗斯族人将成为最好的干预借口,普京甚至承诺要成为世界俄罗斯人的保护者。上述可能一旦成为现实,欧洲必然要面对一个不同于以往却依然强大的战略对手——俄罗斯,这也将动摇战后欧洲地区的安全设计和地缘架构。

(二)加重能源供应短缺状况

能源短缺长期以来一直是制约欧洲经济发展的短板,欧盟国家在油气能源进口上严重依赖俄罗斯。俄罗斯出口原油的84%和出口天然气的76%由欧盟购买,大约1/4的欧盟国家完全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和原油供应。目前,俄罗斯供气量占欧盟需求的1/3,其中一半通过乌克兰过境输送。德国政府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如果俄罗斯停止供气,德国秋冬六个月使用的天然气将短缺230亿立方米,占总量的近一半,而且能源短缺还将给德国工业造成巨大损失。^①对俄罗斯能源的这种高度依赖让欧洲主要国家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底气不足。如果俄罗斯将能源作为反制裁手段,欧洲一些国家将苦不堪言。历史先例迄今历历在目。2009年初,俄罗斯和乌克兰就天然气供应价格、过境费用和债务偿还等问题发生争议,引发了影响整个欧洲的“天然气大战”。俄多次停止对乌天然气供应,欧洲国家也饱受断气之苦。2014年6月16日,俄罗斯以乌克兰未能如期偿还欠款为由中断对乌天然气供应,但依旧保证对欧出口。欧盟则以共同能源安全考虑为由,协助欧洲企业实施天然气“回流”,将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转售给乌克兰。这一做法导致俄罗斯指责欧盟违反供气协议,警告其或遭“断气”制裁。由于欧盟各国对俄天然气的依赖程度不同,一些国家已无力支撑对乌的能源援助,如匈牙利已经停止对乌输气,以保证本国天然气需求。

^① 林雪丹、任彦、黄发红:“俄乌危机解决仍需时日”,《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9日。

乌克兰危机给欧洲的能源安全敲响了警钟,使得欧洲能源供应短缺状况进一步加重。虽然近年来欧洲一直在削弱俄罗斯在欧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加速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与美国合力推进北美油气出口欧洲的进程,从而大力降低欧洲对俄能源的依赖程度,但现有的欧洲能源供应格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在一定时期内也很难出现大的改变。对俄制裁带来的能源供应隐患依然是欧洲无法回避的沉重压力。

(三) 延缓欧洲经济复苏进程

欧盟和俄罗斯的经济融合度高,双边贸易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因俄对乌国内局势干预而引发的美欧制裁的扩大,必然引起俄罗斯的反制裁和系列报复行为,严重破坏近年来促进欧洲经济回升的各种努力,最终导致欧俄两败俱伤。一方面,尽管俄罗斯地大物博,资源自给自足,经济对外依赖程度低,但是西方制裁已经导致卢布贬值、资本外流,俄对外经济联系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作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从俄进口大量油气资源,向俄出口丰富的农副产品,对俄制裁也将延缓欧洲经济复苏的进程。2013年欧俄贸易总额为3262.53亿欧元,欧盟从俄进口额为2064.78亿欧元,占欧盟进口总额的12.3%,欧盟对俄出口额为1197.75亿欧元,占欧盟出口总额的6.9%。^① 欧洲对俄制裁必然加快俄欧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的萎缩,这对尚未完全走出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经济来说是“雪上加霜”。欧盟统计数据显示,欧盟第二季度经常账户顺差由第一季度的252亿欧元大幅缩减至120亿欧元,俄食品进口禁令预计给欧盟各国造成每年约50亿欧元的损失,直接影响欧洲大批蔬菜和水果种植户。在制造业领域,2014年8月份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降至50.7,为13个月来的新低。^② 企业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也受到影响,投资呈现下滑趋势。由于对俄制裁,欧盟今明两年可能面对400亿和500亿欧元的损失,分别占欧盟GDP的0.3%和0.4%。^③ 为报复制裁,俄已对欧美发出禁空警告,若俄真正关闭领空,欧盟的贸易运输成本就会增加,贸易量也会下降。从欧盟核心国德国的情况看,德国在俄约有6200家企业,投资额达200亿欧元,有超过40万个工作岗位与俄罗斯相关。2013年德国对俄商品出口约为360亿欧元,几乎是欧盟对俄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但是德国2014年前4个月对俄出口下降了14%。德国工业联合会预计,2014年德国对俄出口可能

① 程春华:“俄欧陷入‘四难’的制裁恶性循环”,《世界知识》2014年第17期,第27页。

② “乌克兰危机发酵,欧洲央行打压欧元汇价杯水车薪”,网易财经,2014年6月24日, <http://money.163.com/14/0624/09/9VGBN4K0002511LBO.html>, 2014年10月10日访问。

③ “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 欧盟新班底如何帮欧洲过‘冬’”,《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9月23日, http://ouzhou.oushinet.com/eu/20140923/163943_3.html, 2014年10月10日访问。

减少 25%, 面临失去 5 万个工作岗位的风险。^① 2014 年 3 月, 欧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至少 110 亿欧元的一揽子援助, 若对乌财政援助和贷款计划得到成员国一致同意, 巨大的财政开支也会不同程度地加重欧盟各国的经济负担。

(四) 扩大欧洲内部分歧

虽然近年来欧盟国家在合作应对主权债务危机上表现不错, 也一直在努力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影响, 试图在国际舞台上独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欧盟既未能提出让各方接受的和解方案, 也缺乏制约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外交手段, 其调停工作越来越勉为其难, 眼睁睁地看着危机一步步升级为美俄、欧俄之间的博弈争斗。这不仅暴露出欧盟在这次危机中作为有限的尴尬境地和欧盟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脆弱性, 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欧盟的公信力、凝聚力与集体行动力。毫无疑问, 作为盟友, 欧盟和美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高度一致, 但美欧之间并非亲密无间, 而欧盟在地缘战略利益上则与俄罗斯难舍难分。由于欧盟东部、北部、南部地区成员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程度和安全威胁的感知不同, 在如何实行对俄制裁及制裁力度问题上, 欧盟成员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甚至出现矛盾。对俄制裁的损失使欧盟大国德国首当其冲, 德国经济和能源进口都将受到很大影响。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 德、法、意热衷于外交斡旋, 避免制裁伤及自身经济。据《欧盟观察》报道, 英国支持对俄罗斯官员采取签证限制等措施, 但不支持对俄罗斯进行贸易制裁或中止伦敦金融中心的对俄业务, 更不打算实施过分强硬的制裁。^② 而东欧国家则要求对俄施加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 甚至鼓吹对乌军事援助。因此, 在对俄制裁初期, 欧盟国家避重就轻, 直至下半年乌克兰局势每况愈下, 各国在推进对俄制裁上才显出统一战线的决心。这期间的犹豫和观望使人们对欧盟内部的利益协调能力, 以及欧盟未来的领导力和政治凝聚力产生质疑。如果乌克兰危机继续升温, 欧盟自身、成员国之间甚至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五) 阻挡北约与欧盟东扩战略

对美欧和俄罗斯来说, 乌克兰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争夺乌克兰无疑成为美欧完成对俄战略空间挤压和安全遏制的最后一步, 同时也是俄罗斯对抗北约

^① “Ukraine Crisis: Russia Sanctions Would Hurt Germany’s Growth”,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ukraine/10820180/Ukraine-crisis-Russia-sanctions-would-hurt-Germanys-growth.html>, 2014 年 10 月 10 日访问。

^② 李增伟等: “就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 欧盟国家存分歧”,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20/c_126292844.htm, 2014 年 11 月 2 日访问。

东扩和确保西面战略安全的关键一棋。苏联解体后,西方视冷战结束为北约军事遏制的胜利,美欧在不战而胜的喜悦中开启了二十多年得意扬扬的战略东扩进程。由于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退让和亲西方姿态,更使得美欧得意忘形,似乎早已忘记了依然作为大国的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这种冷战后胜利者的思维惯性指使西方步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直至触及俄罗斯的安全底线,招致俄罗斯忍无可忍甚至最终被激怒,不得不出兵克里米亚,以强硬方式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其实,北约是冷战的产物。欧美抑制冷战思维以及收缩冷战思维支配下的北约与欧盟东扩行动、停止过度挑衅俄罗斯,应是冷战结束后欧美与俄罗斯发展关系的一个必然选择。如果美欧既没有衡量现实风险,更缺乏战略考量,必将酿成短视和错误的政治决策。遗憾的是,美欧直到乌克兰危机日益加深、美俄针锋相对时才意识到这些错误。这种战略预判的失误是导致如今美俄、欧俄交恶的重要原因。欧盟在美俄之间明确选边站,也使得欧俄经营多年的邻里友谊面临破裂。在后冷战战略环境下,与邻居对抗将是错误的决定,若继续受美国支配打压,欧洲将逐渐远离甚而失去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欧盟和北约的扩张已经超越两者制度设计本身的容纳度和欧盟盟界与北约约界的极限,表明了欧盟和北约自身出现的制度危机,从而警示美欧不能不顾能力极限和制度困境而无所顾忌地无限扩张。

(六) 暴露美欧固执的冷战思维

美欧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博弈,反映了美欧传统、固执的冷战思维的延续和泛滥,国际社会一些观察家和评论人士纷纷预言已经出现“新冷战”。但冷战思维的延续并不意味着必然出现新的冷战。当今国际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美欧和俄罗斯都已今非昔比,美俄争斗不会引发冷战重演。一是鉴于美苏冷战曾使各国在人类毁灭的核恐惧中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沉痛教训,给欧洲民众心里留下了深刻的阴影,零和博弈思维已经日益式微,超越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对抗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欧俄尤其不愿再度陷入紧张军备竞赛与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二是乌克兰危机相关方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冷战式的集团对抗难以出现。俄罗斯经过转型动荡后国力逐渐恢复,国内民众也大力支持恢复俄罗斯昔日的国际地位。美欧为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牵累,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为避免重蹈阿富汗、伊拉克战场困境,已明确表示不以军事方式干预乌克兰问题,且部分欧盟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密切,不可能再像冷战时代那样跟随美国与俄对抗;三是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使得美欧与俄罗斯不可能展开新的冷战。全球化的深化已经使得国家之间特别是美欧与俄罗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高度相互依赖,和则两利,斗则俱败,双方都不会选择一场无利可图甚至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冷战。

欧盟需调整对俄战略思路*

冯仲平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走出欧债危机泥沼的欧盟并未得到喘气的机会。一方面,欧债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但经济低迷不振将可能成为新常态。另一方面,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及其引发的欧俄对立,以及中东“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兴起,欧盟安全环境趋于严峻复杂。本文将主要讨论欧俄交恶对欧盟及其成员国提出了何种挑战,以及欧盟应如何进行回应。

欧盟对乌克兰危机的担忧集中于安全方面。尽管 28 个成员国的感受不尽相同,但在如下几个问题上看法一致:一是“俄吞并克里米亚”、“重划欧洲版图”,损害了二战后形成的欧洲和国际秩序;^①二是俄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还可能在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中东欧国家故伎重演;三是鉴于不少欧洲国家严重依赖俄天然气和石油,欧俄关系恶化将对这些国家产生严重的能源安全威胁。

欧洲国家历史上一直深受安全问题的困扰。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 50 年时间内,欧洲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欧洲分裂为东、西两大对立阵营,成为冷战的主战场。面对战后新的严峻的安全环境,西欧国家探索出了一条内部靠自己、外部靠美国的安全模式。所谓内部靠自己,就是法德实现和解,西欧地区走一体化道路,建设“欧洲的德国”,阻止产生“德国的欧洲”。从本质上看,欧洲一体化(欧盟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一个安全工程。毫无疑问,经济合作包括统一货币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收益,但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才是真正的原动力。所谓外部靠美国,就是面对来自苏联阵营的

*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项目基金资助,课题名称:“全球化背景下中欧关系的发展态势与挑战”,项目编号:12JJD810006。

^① 如刚卸任的瑞典外交大臣卡尔·比尔特认为,欧洲的版图或多或少都是用鲜血划成的,允许重划欧洲版图,将无异于鼓励“鲜血再次横流”。参见[英]吉迪恩·拉赫曼:“警惕‘重划欧洲版图’”,<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8896/ce>,2014 年 11 月 14 日访问。

“威胁”,西欧国家希望参加完二战的美国军队留下来,而这一想法通过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得以实现。当然,西欧内部与外部安全建设并非完全分开,冷战环境的出现或外部“共同敌人”认知的形成也促进了法、德等国之间的和解和西欧一体化。

苏联解体对于西欧国家来说是个惊喜,其地缘和安全战略环境因此得到根本改善。但与苏东剧变紧密相关的柏林墙的倒塌曾一度令法、英等国纠结:重新统一的德国是否会给欧洲再度带来战争灾难?最终,欧洲国家选择了深化一体化的办法将德国进一步置于欧盟之中。统一货币、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正是在此背景下被最终确立下来。

冷战结束后,中东欧、东南欧(前南地区)的安全形势也令人担忧,特别是前南地区内战让欧盟手足无措,因为这也是其在冷战时期不曾遇到的问题。但最终欧盟还是采取了一体化的办法。欧盟解决德国问题用的是深化一体化的办法,而解决中东欧和前南地区问题使用的是扩大一体化的办法,即向这些国家敞开大门。之后欧盟分两批将中东欧10个国家纳入麾下。前南地区危机虽然没有美国参与很难短期内消停,但最终该地区趋于稳定靠的还是欧盟的“扩大”承诺。正因为如此,扩大被视为欧盟最有效的外交工具。

然而,面对乌克兰危机及其背后的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战略竞争,欧盟的一体化战略似乎难以继续派上用场。

目前迹象表明,未来乌克兰将采取亲欧的战略,并积极争取加入欧盟。经过几番波折之后,乌克兰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已再度签署,乌克兰新成立的议会也被亲欧力量所把持。但与危机前相比,欧盟对乌克兰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冷战胜利者惯性思维让欧盟一开始对乌克兰的入盟请求并未认真谨慎对待。当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撕毁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引发基辅抗议示威,特别是在俄罗斯强硬反应后,欧盟开始意识到了乌克兰的特殊性。欧盟内部相互埋怨、指责,如德国批评欧盟委员会在与乌克兰发展关系上不讲政治、不够敏感等。随之而来的是欧盟态度的一些变化。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愿意与乌克兰加强关系的同时,欧盟明显不愿留下它已准备好接纳乌克兰的印象。可以较为肯定地说,乌克兰加入欧盟已成为一个遥远的目标。这无疑与目前乌克兰距离入盟标准差之甚远(最突出的将是乌东部可能久拖不决的武装冲突),以及欧盟民众因经济困顿对扩大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密切相关,但最主要的是欧盟国家领导人想避免因乌克兰入盟而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进一步升级。这说明,欧盟已逐步看到乌克兰的归属问题难以像波兰等其他中东欧国家一样通过扩大来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俄与西方展开的一场拔河式的较量。很显然,相对于

乌克兰,摆在欧盟面前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应对俄罗斯。

在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的形势下,欧盟对俄采取了军事防范、经济制裁的政策。北约威尔士首脑会议确定了欧美对俄军事防范立场。峰会承诺北约将恢复“集体防御”在北约的核心地位,具体体现为:首先,通过所谓“战备行动计划”,包括组建一支数千名军人的“先头部队”,能够在俄罗斯入侵北约成员国 48 小时之内完成部署;其次,以频繁的军演和轮流驻扎代替长期驻军。在峰会上,由于担心违反 1997 年北约和俄罗斯达成的协议,要求在波罗的海国家建立北约常设基地的建议未被接受;再次,北约还要求其欧洲成员扭转军费下降趋势,将防务开支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 2%的水平。^①

欧盟对俄实施经济制裁经历了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欧俄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远大于美俄经济关系。2013 年欧俄贸易总额为 4174.5 亿美元,同年美对俄出口仅有 165 亿美元,全年美俄贸易量仅为欧俄的十分之一。^② 因此,欧盟的制裁措施更加引人关注。欧对俄最新制裁主要针对金融、能源和军工三大领域。作为反制,俄宣布禁止和限制欧盟食品出口到俄罗斯。欧对俄制裁的后果不可避免地将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欧盟委员会预计,由于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欧盟 2014 年和 2015 年两年将分别减少 400 亿欧元和 500 亿欧元收入,分别占 GDP 的 0.3%和 0.4%。^③

观察欧盟及其成员国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的政策可以看出,其对俄罗斯的政策体现了明显的反应式特点,缺乏长远战略规划。

“收复”克里米亚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杜马讲了一段令外界印象深刻的话。他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更愿意认同强权,他们坚信自己可以例外,只有他们自己才是正确的。他们可以在这里或那里对独立国家动用武力,从国际组织捣腾出需要的决议,或完全无视它们。对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还有阿富汗、伊朗,它们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利比亚问题决议。操纵了一连串的颜色革命。”^④

目前欧洲国家蔓延着对普京的不信任甚至敌视情绪。然而,俄“收复”克里米亚表明其开始向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一直采取的“弱俄”战略抗争了。欧美需认识到,它们不能够再以冷战胜利者姿态肆无忌惮地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了。欧盟政治和舆论精英亟待反思和调整欧盟对俄战略和政策。

在实施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处理与乌克兰等国的关系上,欧盟及其成员国

① 德新社威尔士纽波特 2014 年 9 月 9 日英文电。

② 参见帅蓉、闫磊:“财经观察:俄欧‘互虐’难利好第三方”,布鲁塞尔 2014 年 8 月 13 日电。

③ 同上。

④ 参见俄新社:“俄罗斯总统就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而发表的讲话要点”,2014 年 3 月 18 日。

需要采取现实主义立场,不能倚仗着北约的保护而不断向东扩大,同时却以所谓“后现代世界”理念无视俄地缘政治需求。

法国《世界报》2014年5月25日刊登了荷兰哲学家、历史学家吕克·范米德拉尔^①的一篇文章,其中的一些观点值得重视。文章写道:2013年末,欧盟在与乌克兰谈判的过程中要求乌克兰在欧盟联系国协定与俄罗斯关税联盟之间作出选择。或者说,这是一个关乎生存的地缘政治选择:是一个要战争还是要和平的问题,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用类似世界贸易组织那样的官僚规则来论证这个选择,未免有些轻率。形势发展最终会让欧洲人相信,无论他们愿不愿意,他们都共同形成了一个地缘政治行为体。作者尖锐地指出,欧盟既想对邻邦发挥招牌式的吸引力,同时又否认它在这个过程中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强权。因此,他认为:“欧盟再也不能长期这么自我否认下去了。”^②

从长远来看,为了有效维护欧洲的稳定和安全,欧盟需要放弃改造俄罗斯的战略思维,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开展真正的平等务实合作。尤其在安全领域,欧洲国家需要明白北约并非解决其安全的最好工具。现有的北约欧洲成员国视北约为其安全的保险单和威慑工具,这些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选择脱离北约,但保留这一威慑组织并不能够有效处理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欧洲政治家们不应逃避责任,而应积极推动建立将俄作为平等伙伴的欧洲安全架构。

二战结束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对国际关系进行了历史性创新,为西欧地区的和平和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欧盟也因此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二战结束近70年、冷战结束25年之际,欧洲国家需拿出二次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勇气。

影响中东欧国家对乌克兰危机立场的若干因素

朱晓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2013年底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以来中东欧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受欧

^① 2010年以来,吕克·范米德拉尔还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的捉刀人。

^② [荷]吕克·范米德拉尔:“欧洲是政治欧洲”,《世界报》(法)2014年5月25日。

盟内部分歧、与俄罗斯以及和乌克兰的经济联系的广度和深度的差异,还有对乌克兰危机性质的认识不同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中东欧国家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立场远非一致化。

第一,如何对待乌克兰危机,欧盟内部存在分歧。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及其老成员国释放了混乱的信号。欧盟委员会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危机,称俄罗斯变更克里米亚归属的行为破坏了乌克兰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借此联手美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但与此同时,欧盟的一些主要成员国受本国利益驱动采取了与欧盟官方立场相反的政策。法国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坚持要向俄罗斯出售两栖攻击舰。德国因为与俄罗斯密切的能源关系而对俄罗斯的态度十分暧昧。此外,2014年中之后,德国与波兰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磋商频次不断减少,进而将波兰排除在管理乌克兰危机进程之外。英国虽然参加了有关乌克兰危机的布达佩斯谈判,但事实上对乌克兰危机“隔海观望”。^① 成员国这些与欧盟官方政策背道而驰的做法与欧盟目前缺乏约束力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有关,而欧盟老成员国对中东欧国家的安全担忧置若罔闻,使中东欧国家感到不安。

第二,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亲疏有别。在政治上,中东欧16国大抵与俄罗斯保持着正常的国家关系。在中东欧16国中,只有波兰同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飞地接壤。在经济上,入盟的11个成员国出口总额的5%面向俄罗斯。^② 其中,波兰与俄罗斯的贸易额最大,2012年双边贸易额为292亿欧元,占波兰外贸总额的14%。贸易量最少的是斯洛文尼亚,只有15.3亿欧元。^③

在能源方面,部分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相当高(见表1)。为保持稳定的天然气来源,免受“俄乌斗气”的影响,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国同俄罗斯在南溪管道项目上进行合作。^④ 在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进

^① Kılıç Buğra Kana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Era of Putin”, <http://www.dailysabah.com/columns/kilic-bugra-kanat/2014/09/08/central-and-eastern-europe-in-the-era-of-putin>, last accessed on 27 October 2014.

^② 欧盟15个老成员国对俄罗斯的贸易额仅占其外贸总额的2.4%。参见 World Bank, “EU11 Regular Economic Report”, June 2014,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4/07/16/000016351_20140716150355/Rendered/PDF/894270WP00PUBL0mic0report0July02014.pdf, 2014年8月10日访问。

^③ Eurostat, “Record Levels for Trade in Goods between EU27 and Russia in 2012”,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STAT-13-83_en.pdf, last accessed on 10 October 2014.

^④ 2014年12月1日,普京在访问土耳其时正式宣布俄罗斯放弃“南溪”项目,因为“我们至今没有获得保加利亚的许可,俄在这种条件下无法继续实施该项目”。同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土耳其能源公司 Botas 签署备忘录,建设一条经由土耳其的海底管道,天然气输送能力为每年630亿立方米,与“南溪”项目的计划输送能力相同。<http://www.xinhuanet.com/world/jreh/422.htm>, 2014年12月5日访问。

口的同时,部分中东欧国家也同俄罗斯进行能源合作。塞尔维亚、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同俄罗斯进行能源生产和存储合作。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俄罗斯向其他欧洲国家输送天然气的过境国家。

表 1 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依赖程度

国家	天然气进口依附率(%)	天然气进口中 俄罗斯的份额(%)	俄罗斯天然气 在消费中的比例(%)
斯洛文尼亚	100	60.2	60.2
斯洛伐克	98.4	83.5	82.2
捷克	98.0	58.6	57.5
保加利亚	97.7	100	83.3
匈牙利	78.2	100	78.2
波兰	72.0	81.3	58.6
克罗地亚	34.5	—	—
罗马尼亚	24.3	100	24.3

资料来源:“Russian Gas Supplies to Europe: The Likelihood, and Potential Impact, of an Interruption in Gas Transit via Ukraine”, http://gpf-europe.com/upload/iblock/c52/egf_energy_special_contribution_pdf.pdf, 2014 年 11 月 27 日访问。

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还在核能领域进行合作。目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七个中东欧国家拥有核电站。根据欧盟的减排计划,^①中东欧国家必须减少传统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使用,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量。为此,中东欧国家考虑建设/扩大和升级现有的核电设施。除了罗马尼亚使用加拿大设计的重水反应堆之外,另外六个拥有核电站的中东欧国家都使用苏联/俄罗斯设计的水-水高能反应堆。这就使得俄罗斯在中东欧国家核电站改造、升级或新建核电站过程中具有技术传统与核燃料方面的双重优势。此外,俄罗斯允诺提供优惠信贷、给项目所在国创造就业岗位、项目工程本土化等,使其在中东欧国家的核电项目竞标中具有竞争优势。

^① 欧盟计划到 2030 年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40%,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使用总量中的比重至少提升至 27%,能源使用效率至少提升 27%。EU Commission, “2030 Framework for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ies”, 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2030/index_en.htm, last accessed on 10 August 2014.

第三,中东欧国家与乌克兰的关系远近不同。在中东欧 16 国中,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与乌克兰接壤。根据 2001 年乌克兰人口调查,其境内有 20.4 万保加利亚族人、15 万罗马尼亚族人、15.6 万匈牙利族人和 14.4 万波兰族人。^① 2014 年 2 月 23 日,乌克兰议会通过地区语言法,要求乌克兰语成为地区各级唯一正式语言。^② 虽然乌克兰总统否决了这一法律,但它还是引起了邻国对其在乌克兰的少数民族处境的担忧,要求乌克兰保证境内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虽然在乌克兰的捷克族人很少,但乌克兰族人是捷克境内最大的劳动力移民群体。

在经济上,2012 年欧盟中的 11 个中东欧成员国对乌克兰的出口占其外贸总额的 2%。^③ 其中,波兰对乌克兰出口 43 亿美元,占波兰外贸总额的 5%。波兰现有 2000 家企业投资乌克兰,投资额为 28 亿兹罗提。乌克兰的 11 家企业在华沙股票交易所挂牌,融资 30 亿兹罗提。^④

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五国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100%要从乌克兰过境运输,波兰和捷克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需要过境乌克兰的分别占 43.9%和 40.6%。^⑤ 如果没有绕过乌克兰的新输送管线,中东欧国家在天然气进口方面对乌克兰的依赖就无法消除。

第四,地理位置导致对安全威胁的认识差异。中东欧国家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再次显示出地理环境对一国安全的影响。喀尔巴阡山一直是影响山脉两侧国家对安全威胁认识的天然分界线。波兰因与乌克兰同处喀尔巴阡山东侧,所以认为自己是乌克兰危机的“前线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处于喀尔巴阡山西侧,认为乌克兰危机暂时不会给自己带来直接的安全威胁。虽然波罗的海三国在地理上与乌克兰存在距离,但因与俄罗斯存在历史纠结,也认为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归属的变更对其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上述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不仅影响了中东欧国家对乌克兰危机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判断,也决定了它们对乌克兰危机所采取的立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

① “Demographics of Ukrai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Ukraine, last accessed on 29 November 2014.

② “Language Policy in Ukrai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Language_policy_in_Ukraine, last accessed on 29 November 2014.

③ World Bank, “EU11 Regular Economic Report”, June 2014,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4/07/16/000016351_20140716150355/Rendered/PDF/894270WP00PUBL0mic0report0july02014.pdf, last accessed on 10 August 2014.

④ Jacek Ciesnowski, “Ukraine: The Fallout for the Polish Economy”, *Warsaw Business Journal*, July 15, 2014, <http://wbj.pl/ukraine-the-fallout-for-the-polish-economy/>, last accessed on 9 September 2014.

⑤ IEA, “Gas Trade Flow in Europe”, <http://www.iea.org/gtf/index.asp>, last accessed on 27 October 2014.

东欧国家特别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采取了三方面的应对措施。

在政治方面,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维谢格拉德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一直采取共同的政治立场。2014 年 1 月以来,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就乌克兰危机发表了七份共同声明,支持在国际法框架内承认边界内的独立、民主、稳定、现代化和繁荣的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内部事务,不断重申它们对欧盟有关不承认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官方立场。它们在致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和负责扩大和近邻事务代表费勒的公开信中称,赞成欧盟与乌克兰尽快签署联合国协定和建立深入全面的自由贸易区。^①

虽然发表了若干共同声明,但由于对乌克兰危机性质的看法存在分歧、对俄罗斯威胁的认识存在差异,以及出于各自的地缘政治利益考量,中东欧国家对乌克兰危机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问题上的立场明显不同,形成了所谓鹰派和鸽派。

持鹰派立场的是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是中东欧国家中最坚定支持乌克兰与欧盟接近、反对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内部事务的国家。在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之后,波兰积极推动和参与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与此同时,波兰吁请北约在波兰驻军 1 万人以备不测。

因为历史原因,波罗的海三国对俄罗斯有天然的戒心。爱沙尼亚总统称俄罗斯不可预测,且富于侵略性。立陶宛总统干脆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称为“俄罗斯沙文主义”,并将它同 20 世纪 30 年代的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②

鸽派阵营的基本立场是缓和对俄罗斯的批评,避免使乌克兰危机升级。属于该阵营的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匈牙利最初关注的是乌克兰的匈牙利族人问题。2014 年 5 月 10 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呼吁乌克兰政府给予在乌克兰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双国籍权利,要求乌克兰政府保护匈牙利族人的“完全的集体权利”。虽然匈牙利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其他三国发表共同声明,也支持欧盟关于维护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官方立场,但匈牙利从一开始就对乌克兰危机以及乌-俄冲突持中立态度,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只在极少数场合下谈及乌克兰-俄罗斯冲突问题,避免与俄罗斯发生摩擦。

斯洛伐克总理菲乔属于左翼民粹主义党派,对俄罗斯持温和态度。他认为,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冲突,由于欧盟的卷入,已经使包括斯洛伐克在内

^① 有关乌克兰危机的声明,参见 <http://www.viseegradgroup.eu/calendar/2014>, 2014 年 10 月 25 日访问。

^② Jan Cienski, “Ukraine Crisis Exposes Sharp Divisions in CEE over Russia”, August 18, 2014, <http://www.bne.eu/content/story/ukraine-crisis-exposes-sharp-divisions-cee-over-russia>, last accessed on 17 September 2014.

的小成员国遭受损失。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将带来负面影响,只会使冲突升级,不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

捷克和罗马尼亚处于鹰派和鸽派之间。捷克对克里米亚归属发生变动反应强烈,冻结了同俄罗斯的所有政治接触。捷克外长、国防部长和司法及人权部长分别发表谈话,均表示不能接受克里米亚的主权归属发生变化。但捷克总统泽曼认为,乌克兰危机是乌克兰内战,不能说“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只有类似于1968年那样的大规模入侵,西方国家做出反应和进行经济制裁才是合理的。

罗马尼亚官方多次强调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罗马尼亚总统巴塞斯库称,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等同于公开侵略,俄罗斯失去了通过它的总统同罗马尼亚保持良好关系的最佳时机。^① 罗马尼亚对克里米亚危机的担忧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担心克里米亚归属变化对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产生影响。罗马尼亚认为,俄罗斯有可能利用它同德涅斯特河左岸的联系在摩尔多瓦制造动乱;第二,罗马尼亚担心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之后,后者会加强在黑海地区的存在和影响。罗马尼亚采取了三项措施来应对乌克兰危机:首先,努力将摩尔多瓦置于罗马尼亚势力范围之内。罗马尼亚与欧盟一道努力将摩尔多瓦拉向欧盟;其次,进一步密切与美国和地区大国波兰的军事联系,认为美国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驻军符合中东欧国家的利益;再次,能源进口多元化。虽然罗马尼亚自产的天然气可以满足其消费量的75%,但其进口部分均来自俄罗斯。罗马尼亚希望通过支持欧盟的纳布科天然气管线项目扭转进口来源单一的现状,同时,加快本国页岩气的勘探和开发。

塞尔维亚同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友好国家,赞赏两国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它对乌克兰危机采取建设性态度,不支持克里米亚的分离主义运动,更不赞成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在军事方面,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宣布要增加国防预算,以加快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并向北约军事行动提供装备和各类军事人员。波兰宣布在近期内将国防预算从占GDP的1.9%提升至2.4%,提供4架米格-29在波罗的海上空进行巡逻。匈牙利宣布从2016年开始到2022年,将国防预算从占GDP的0.8%增加到1.39%,扩大北约在匈牙利的空军基地,于2015-2018年间派战斗机在波罗的海巡航,并准备参加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事演习。捷克政府表示,至2020年,国防预算将从目

^① Roxana Vasile, “Romanian Reactions to the Ukraine Crisis”, http://www.rii.ro/en_gb/romanian_reactions_to_the_ukraine_crisis-15951, last accessed on 4 December 2014.

前占 GDP 的 1.1% 提升到 1.4%。同时派鹰狮战斗机参加波罗的海的巡航,并将派出 150 人和运输直升机参加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斯洛伐克计划到 2020 年将军费从现在占 GDP 的 1.1% 增加到 1.6%,在国内建立一个军事后勤中心,参加北约在波兰什切青的指挥中心。^①

在参与经济制裁方面,虽然不少中东欧国家参加了欧盟对俄罗斯的前两轮象征性的经济制裁,但在是否支持和参加第三轮对俄罗斯制裁问题上犹豫不决。

捷克总理呼吁,在实施新的经济政策之前,欧盟应该倡议同俄罗斯进行政治谈判,以打破威胁和暴力的怪圈。他认为,迄今为止,制裁没有达到积极的效果,扩大制裁会打击捷克经济,而且会让其他国家乘虚而入,使捷克在冲突结束之后不能重返俄罗斯市场。他强调,应该保护捷克的出口商,特别是那些同俄罗斯市场有关系的机械和重工业的出口商。^② 斯洛伐克认为,如果多数成员国支持对俄罗斯制裁,斯洛伐克也不会抵制,但希望范围有限,不同意对在斯洛伐克的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进行制裁。斯洛伐克还认为,欧盟应该放弃制裁,因为制裁俄罗斯导致紧张情绪升级,使得外交解决更加困难。欧盟应该支持在乌克兰停火,支持政治解决危机的努力,维持同俄罗斯“开放和密集的对话”。^③ 而且,早期的制裁已经使斯洛伐克的农业-食品行业遭受损失,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水果和蔬菜大量涌入了斯洛伐克。

匈牙利是防务上的鹰派、经济上的鸽派。欧尔班政府致力于同俄罗斯发展关系,质疑欧盟制裁俄罗斯行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匈牙利认为,制裁俄罗斯会使匈俄经济和能源关系受损。匈牙利试图说服欧盟不要禁止所有公司从俄罗斯银行借贷,因为这将使帕克什核电站项目无法进行。

在中东欧国家中,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坚定地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些国家也遭到俄罗斯的反制裁。波兰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的反制裁不会对波兰的宏观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但农业少数部门和食品加工业会面临巨大的压力。2014 年 1 月,俄罗斯以在立陶宛发现非洲猪瘟为由,禁止欧盟成员国向俄罗斯出口猪肉。^④ 同年 8 月 1 日,俄罗斯又以卫生条件恶劣为由关闭了俄罗斯与波兰的水果和蔬菜边贸市场。该市

^① András Rácz, “Divided Stands the Visegrad?”, *FIIA Briefing Paper 158*, June 2014, http://www.fiaa.fi/en/publication/428/divided_stands_the_visegrad/, last accessed on 6 September 2014.

^② Mateusz Gniazdowski, Jakub Groszkowski and Andrzej Sadecki, “A Visegrad Cacophony over the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http://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14-09-10/a-visegrad-cacophony-over-conflict-between-russia-and-ukraine>, last accessed on 11 October 2014.

^③ Ibid. .

^④ Jacek Ciesnowski, “Ukrainian Crisis May Hit Polish Economy”, *WBJ Observer*, April 30, 2014, <http://www.warsawvoice.pl/WVpage/pages/article.php/27232/article>, last accessed on 30 October 2014.

场 2013 年的贸易额为 3160 万欧元,其中,苹果贸易占 90%。2013 年波兰向国外出口苹果 3000 万吨,其中 70 万吨出口到俄罗斯,有 800 个生产者专门种植向俄罗斯出口的苹果。因苹果出口受阻,波兰将损失 5170 万美元。波兰副总理别霍辛斯基估计,相互制裁将使波兰 GDP 增长率下降 0.6%,^①而波兰政府原计划 2014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3.4%。

总而言之,乌克兰危机不仅成为欧盟和美国的战略联盟的试金石,也是对欧盟成员国能否形成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考验。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发展,以及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战略威胁的评估的变化,中东欧国家也将借此检视其在新的战略博弈中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重新定位在欧盟和北约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乌克兰危机将在中东欧国家的地缘政治视野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融入欧洲一体化与乌克兰危机

张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融入欧洲一体化,是许多原苏联国家在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制定的对外战略目标之一。特别是在欧盟启动“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之后,原苏联国家中的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入盟热情达到历史高潮,特别是在乌克兰还因此爆发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危机。

乌克兰地处欧洲大陆东端,长期以来处于沙皇俄国和苏联统治下,国家文化和经济制度已经被深度“斯拉夫化”。但是,1991 年乌克兰独立后却对“回归欧洲”孜孜以求。乌克兰议会在 1993 年通过了《乌克兰对外政策基本方向》决议,确定乌克兰对外政策的目标是最终成为欧盟的成员国。独立以来的历任政府都将融入欧洲一体化作

^① Reuters, “Polish Apple Farmers Hammered By Russian Import Ban”, August 7, 2014,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business/article/polish-apple-farmers-hammered-by-russian-import-ban/504752.html>, last accessed on 30 October 2014.

为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① 2013年末,由于亚努科维奇政府临时取消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梦想”不幸演化为危机。“回归欧洲”成为引发街头革命的导火索,也成为改变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大事件。

(一)乌克兰为什么选择融入欧洲一体化?

二十余年来,独立后的乌克兰在国家转型上并未取得预期的发展成果。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也未给人民带来富足安稳的生活,反而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寡头。宪政民主制度没有生根发芽,政治腐败和街头革命反倒成为乌克兰的代名词。失败的转型经历让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将国家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希望借助加入欧洲一体化来帮助国家摆脱发展模式的困境。

首先,巨大的经济落差吸引乌克兰人支持加入欧盟。独立后的乌克兰经济转型比较曲折,经历20余年的改革,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没有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乌克兰经济更是陷入危机,预算和经常账户赤字日益扩大,国际收支面临巨大的压力。乌克兰人均GDP至今未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成为原苏联国家中经济状况最差的国家之一。根据乌克兰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乌克兰实际GDP相当于1990年的69.5%,与原来经济水平相仿的波兰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其人均GDP仅为波兰的四分之一。^② 巨大的发展差距坚定了乌克兰民众加入欧洲一体化的信心。近年来,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率一直超过50%。^③ 可以说,加入欧盟在乌克兰获得广泛的支持。

其次,文化和人员交流加强了民众对欧洲的政治认同。进入21世纪后,随着欧盟东扩和签证制度的便利化,大量的乌克兰人涌向欧盟国家,选择去华沙和柏林学习与就业也已成为乌克兰大学生的新选择。在双方人员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同时,乌克

^① 独立以来的乌克兰历任总统都积极支持欧洲一体化政策,即便是亲俄的总统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也都将加入欧盟作为优先政策。库奇马任职时期在缓与俄罗斯关系的同时,与欧盟在1994年签署了《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1998年6月11日,库奇马宣布的“乌克兰与欧盟一体化战略”,确定了乌克兰将加入欧盟作为乌克兰对外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2002年6月18日,库奇马又提出了乌克兰“2002-2011年经济和社会发展10年战略构想”,其核心是“选择欧洲”战略。亚努科维奇上任后努力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同时明确表示,“融入欧洲”依然是乌克兰外交的优先方向。2010年7月,亚努科维奇总统签署《对内对外政策原则法》,从法律上确定了政策调整的方向。该法律明确规定,乌克兰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为“不加入任何政治军事集团”,乌克兰对外政策的优先原则是欧洲一体化,其目标是成为欧盟成员国,而非加入北约。他明确拒绝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联盟,力主完成与欧盟的自贸区谈判。

^② 数据来源: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转引自[俄]Юрий Панченко, Ускорение свободного падения, “Коммерсантъ Украина”, №14 от 31.01.2013, <http://www.kommersant.ru/doc/2116706>, last accessed on 1 December 2014.

^③ 在2013年11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乌克兰民众支持加入欧盟的比例为58%。“Ukraine: EU Support up Again”, <http://www.dw.de/ukraine-eu-support-up-again/a-16924061>, 2014年12月1日访问。

兰人对欧盟的政治认同也在加深。与当权的政治家和垄断寡头不同,中下层的乌克兰人的思维更为简单,也更在意欧洲一体化给他们带来的自由和相应的权利。乌克兰社会的欧洲认同已逐渐超越地域、民族和文化的界限,不仅有传统亲欧的西部居民,还包括大量的新生代乌克兰人。后者不仅在价值观上更为西化,而且对欧洲一体化有着强烈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美好预期。不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选民已经成为推动乌克兰融入欧洲一体化的主力军。

再次,欧盟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为乌克兰加入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契机。尽管乌克兰历届政府都积极支持欧洲一体化政策,但欧盟从来没有将其纳入扩大的范畴,甚至在启动联系国地位谈判上也设置了诸多门槛。直到2009年之后,欧盟才启动了不以入盟为条件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乌克兰的“欧洲梦想”。签署联系国协定让乌克兰人第一次看到加入欧洲一体化的希望。

最后,融入欧洲一体化是平衡俄罗斯影响的重要因素。独立的乌克兰虽然在能源和经济上严重依赖俄罗斯,但出于维护主权独立的考虑,对原来的“宗主国”——俄罗斯抱有严重的戒心和不信任,担心再次沦为俄罗斯的附庸。因此,乌克兰历任总统都坚持融入欧洲一体化战略,将加入欧盟作为平衡俄罗斯影响的重要支柱。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是一位“逢俄必反”的领导人,不仅拒绝签署独联体组织条约,还明确反对加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库奇马尽管在政治民主化和腐败方面备受美国和欧盟的批评,但仍把融入欧洲一体化作为乌克兰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①“颜色革命”之后上台的总统尤先科,在外交上更是一边倒地亲西方。被西方视为亲俄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不仅拒绝俄白哈关税联盟,还推动完成联系国协定谈判。历史证明,通过融入欧洲一体化来平衡俄罗斯的影响是乌克兰精英的普遍共识,只是在操作层面上的策略有所不同。

(二) 危机给乌克兰带来了什么?

2014年2月,持续数月的广场示威演化成暴力冲突,亲西方政党发动了广场革命,罢免了亚努科维奇。政权更迭不仅未化解危机,反而引发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博弈,将乌克兰拖入国家崩溃的深渊。

首先,政权更迭急剧恶化了族群矛盾。当亚努科维奇出走俄罗斯后,亲俄的地区

^① 1994年,库奇马执政时期的乌克兰与欧盟签署《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成为第一个签署此协定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

党政府迅速分崩离析。亲西方政党控制的议会迅速取消了俄语的地区官方语言地位。^① 此外还爆出亲西方政治家季莫申科用核弹消灭俄罗斯族居民的言论。^② 新政权的极端言论和政策导致以俄罗斯族为主的东部地区纷纷要求独立,族群关系迅速紧张,最终导致克里米亚提出加入俄罗斯的要求,东部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爆发自治运动。迄今为止,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已持续八个月,死亡 4000 余人,受伤人数过万。严重的流血冲突激化了本已紧张的族群矛盾,东部地区与中央政府的信任已难以恢复。

危机还使得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任何亲俄的政治力量都被视为民族敌人,而主张妥协的政治力量则被边缘化。在 2014 年 10 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虽然所有当选政党都支持乌克兰融入欧洲一体化,但主战派政党却成为最大赢家,由此看来,总统波罗申科的控制力将大大缩小。^③ 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充斥政坛,给国家稳定的恢复带来不小的阻力。

其次,危机使乌克兰经济积重难返。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乌克兰经济已陷入衰退之中。亚努科维奇政权崩溃后,俄罗斯迅速取消能源优惠和后续贷款,并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制裁。东部冲突持续 8 个月来,每天消耗的军费达 7000 万格里夫纳,令乌克兰的经济雪上加霜,议会审计预算战争拨款的临时委员会主席伊琳娜·格拉辛科在 2014 年 9 月对媒体披露,政府已为东部战争拨款 637 亿格里夫纳,约占 2014 年预算总支出的 15%。^④ 国内冲突和俄罗斯制裁相互叠加,让本已衰退的乌克兰经济积重难返。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给予 170 亿美元贷款,但经济大幅下滑已成必然趋势。乌克兰央行行长在 11 月预计,2014 年年底前通胀水平将超过 25%,2014 年的 GDP 下降 7.5%,2015 年将继续下降 4.3%。^⑤

① 据俄新社 2 月 23 日基辅电,乌克兰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取消了《国家语言政策基本原则法》,俄语因此丧失了乌克兰近半数行政区域内的地区官方语言地位, <http://ria.ru/world/20140223/996527008.html>, 2014 年 12 月 1 日访问。

②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 3 月 24 日报道,在互联网披露的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与前议会副秘书长涅斯托尔·舒弗里奇的电话录音中,季莫申科建议对在乌克兰的 800 万俄罗斯人,“直接都用核武器干掉算了”。尔后,季莫申科在推特上承认了这段录音的真实性,然而她表示这段录音是被部分剪辑过的。转引自新华网:“季莫申科通话录音曝光:干掉那些该死的俄国佬”,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26/c_126315575.htm, 2014 年 12 月 1 日访问。

③ 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最后计票结果显示,亚采纽克领导的“人民阵线党”获得 22.21% 的选票,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党。进入议会的亲西方政党还有波罗申科联盟党、自助党、利亚什科激进党和祖国党。虽然波罗申科联盟党与其他四个亲西方政党组成了执政联盟,但这四个政党都是主战派,它们是执政联盟中的主导力量。

④ 《乌克兰真理报》2014 年 9 月 17 日电, <http://ukr.pravda.com.ua/rus/news/2014/09/17/7038074/?attempt=1>, 2014 年 12 月 1 日访问。

⑤ 乌克兰独立通讯社 11 月 20 日电, <http://economics.unian.net/finance/1011607-natsbank-prognoziruut-uskorenje-inflyatsii-v-2014-godu-do-25.html>, 2014 年 12 月 1 日访问。

再次,危机使乌克兰沦为大国博弈的“人质”。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西方并未因此建立政治互信。在北约和欧盟双东扩之后,双方地缘政治的竞争焦点推进到原苏联地区。2011年正式运转的俄白哈关税联盟引起美国和欧盟的焦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警告说:“俄罗斯借助经济一体化的方案重建新版苏联。”“我们清楚他们的目标,也正努力找出延缓或阻碍其实现的有效方法。”^①作为对俄罗斯启动欧亚联盟的回应,欧盟加速了整合原苏联六个国家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民主化作为一体化的政治基础,并分别与这些国家展开了政治对话和贸易自由化谈判。拉拢乌克兰是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的一个重要环节,欧盟通过签署联合国协定和自贸区协议把乌克兰拉入欧洲体系,彻底阻断普京重启独联体一体化的扩大进程。

乌克兰融入欧洲一体化的危机不仅将该国拖入内战的泥潭,也改变了冷战后欧洲大陆的地缘安全环境,使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再次陷入军事对峙的状态。乌克兰是双方进行博弈的主战场,顿巴斯地区则是双方交锋的焦点。

(三)乌克兰融入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展望

2014年爆发的危机使乌克兰摆脱了“东西摇摆”的状态,融入欧洲一体化成为其坚定的选择。乌克兰并不满足于签署联合国协定,而是将加入欧盟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但是,乌克兰的入盟前景仍然渺茫,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

首先,乌克兰还不具备入盟的政治经济条件。乌克兰在地理上属于欧洲,但是在民主政治条件上距离欧盟的标准还比较远。法律政策的不稳定性、行政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腐败等问题都是影响乌克兰入盟的重要因素。根据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最新报告,乌克兰在2013年全世界177个国家的腐败排行榜中名列第144位。^②因此,乌克兰在司法独立和治理腐败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经济上,乌克兰市场混乱,寡头垄断盛行。在摆脱苏联体制后,乌克兰转向了市场经济,大规模的私有化并未为国家换取巨额的财政收入,反而成为官员腐败的工具。在转轨的混乱中,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变为特权者的瓜分盛宴,获益者往往是那些接近经济资源的人,如工矿企业管理层、管理经济的高级干部等。不加限制的寡头经济虽然也是市场经济,却严重破坏了现代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公平环境,成为乌克兰完善市场经济的主要障碍。要实现乌克兰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目标,必须破除寡头垄断,重

^① Charles Clover, “Clinton Vows to Thwart New Soviet Union”, *Financial Times*, 6 December 2012.

^② “透明国际”官方网站: <http://www.transparency.org/cpi2013/results>, 2014年12月1日访问。

新确立公平自由的市场制度。

其次,乌克兰尚不具备入盟的外部条件。乌克兰能否入盟不仅取决于其内部条件,更取决于欧盟和俄罗斯的立场。一方面,欧盟尚未做好接纳新成员的准备。在经历冷战结束后的七次扩大之后,欧盟已出现了严重的“扩大疲劳症”。具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不仅在金融、财政和移民问题上分歧不断,而且在对外关系上形成了“新欧洲”和“老欧洲”两个阵营。欧盟在乌克兰危机之前和之后都多次表示,没有计划让乌克兰入盟。^①另一方面,俄罗斯强烈反对乌克兰单方面融入欧洲一体化。普京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业已存在自贸区框架,如果乌克兰再与欧盟签订自贸区协议,欧盟的商品就会以免税价格大量涌入俄罗斯。^②由于亲欧洲的新政府不顾一切地推动乌克兰融入欧洲一体化,引发族群冲突和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持续的地区冲突和经济危机不仅把乌克兰带入分裂的深渊,^③更令欧盟在吸纳乌克兰问题上望而却步。

融入欧洲一体化之路对乌克兰来说的确不易,乌克兰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尽管签署了联系国协定和自贸区协议,但乌克兰的入盟之路仍然漫长。波罗申科时代的乌克兰首先需要解决复杂的安全冲突和经济危机,然后才能建立符合欧盟标准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单单完成这两个环节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此后才可能讨论加入欧盟的问题。可见,在加入欧盟的梦想和现实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责任编辑:宋晓敏)

^① 2005年1月,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弗朗索瓦丝·勒贝尔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只是计划对乌克兰实行“邻国”政策,其中包括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加强政治联系,并不打算让乌克兰加入欧盟。新华网:“欧盟给乌克兰入盟热情泼冷水”,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1/27/content_2515519.htm;据中新网3月28日电,2014年3月27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乌克兰政权更迭后不久表示,目前欧盟尚未准备好接纳乌克兰为成员国,但不排除乌克兰在未来加入欧盟的可能性;据俄新网莫斯科2014年11月23日电,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施泰因迈尔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我认为,乌克兰与北约的伙伴关系是可行的,但这不属于北约成员国的关系。”他还认为,从长远来看,乌克兰加入欧盟是不现实的。他表示,乌克兰经济和政治改革是“数代人从事的工程,因此今天谈未来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事情没有意义”,http://rusnews.cn/guojiyaowen/guoji_shizheng/20141123/44205443.html,2014年12月1日访问。

^② 普京:“乌克兰-欧盟自贸区对俄罗斯构成‘巨大威胁’”,中国日报网,2013年11月27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3-11/27/content_17134490.htm,2014年12月1日访问。

^③ 进入2014年11月后,乌政府军与东部武装都在扩军备战,冲突扩大的可能性不断上升。详见卢宇光:“乌克兰东部民兵获得300多辆坦克同政府军对峙”,凤凰网,2014年11月23日,http://news.ifeng.com/a/20141123/42546941_0.shtml,2014年12月1日访问。